

无游与慎思

◎ 刘仁文 著

法律人生



商

法律人生

元游与慎思

◎ 刘仁文 著



商務印書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游与慎思/刘仁文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法律人生)
ISBN 978-7-100-11629-9

I. ①远… II. ①刘… III. ①法律—文集
IV. ①D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76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法 律 人 生

远游与慎思

刘仁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1629-9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 42.00 元

法律应与诗书通（代序）

有一种说法，副刊是报纸的女神。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一份报纸除了有新闻、评论，还需要有让人慢慢品味的副刊文化。

在众多报纸的副刊中，《检察日报》的“绿海”^①是比较有特色的，我注意到其“每月名家”专栏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作为一份专业性的报纸，这应当是很不容易的。

我本人与绿海打交道已经十年有余。还记得 2004 年年初，我参加报社一个活动，见到当时的“绿海”负责人孙丽，她说经常在评论版看到我的专栏文章，可否有空时也给她的版面写点文章。我当时正因时间的压力想不再写评论部的专栏，却又一直不好意思启齿。这下正好找到了一个理由，就向当初邀我到评论部开专栏、那时已升任报社领导的王松苗先生提出，我想从评论部转到副刊。松苗当然也只好同意。

^① 《检察日报》副刊。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坚持在副刊的“每月名家”专栏写上一个月，说是一个月，其实就是四篇，因为副刊每周五才出，所以相比起写评论部的专栏，压力小多了。

翻看记录，我2004年所写的四篇专栏文章分别是：《牛津的晚餐》、《走进唐宁街10号》、《我的美国农民朋友》、《三谒马克思墓》。再看2014年我写的四篇专栏文章：《论忍辱》、《论名利》、《论良知》、《论倾听》，大体可以看出我过去十年在“绿海”上发文的特点。早些年主要是写一些海外游记之类的，大概那时崇尚“行万里路”，近年来则偏重一些哲理思考类的，可能与人到中年有关。

十年来，我原创于“绿海”的文章被《读者》等多处转载，还被收入名家哲理美文、年度最佳杂文等多种著作，有的文章甚至还上了某些刊物的经典版。这要感谢孙丽、彭诚两位副刊的先后负责人以及她们的同事，要不是她们的鼓励、催促与宽容，这其中的很多文章可能就永远也不能面世。记不清多少次，拖到最后一个夜晚才交稿。有时到半夜还没有动笔，真想撂挑子算了，可一想到这是专栏文章，答应了的事没有退路，就只好硬着头皮，直写到天亮。

因为与副刊的这种关系，我先后应邀参加过编辑部组织的几次检察系统文学笔会，结识多位著名作家，与他们的交流令我获益匪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在延庆，会

议组织者让我和莫言先生给参会代表谈谈创作体会。本来是让莫言先生先讲，但他谦逊地说，他去年已经讲过了，再讲也讲不出多少新意，还是刘老师先来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赶鸭子上架，把自己在写这些专栏文章时的具体想法和做法报告给大家。没想到在接下来莫言先生的发言中，他对我的一些观点给予了肯定，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自信。

我一直认为，法律应与诗书通。诗书，文化也。文化是人性的体现，而法律必须反映人性。像我这样一个从事刑法研究的学者，每年能从刑法条文和案例中抬起头来，思考点人文问题，不光是修身养性之所需，而且对研究法律与法学，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新近出版的一家地方法学刊物（《威海法学》），在征得我和报社的同意后，把《论良知》一文作为卷首语来刊发。中办的《秘书工作》也有同志来电表达对拙文的喜爱，并盛情约稿。我想，要是我只埋头于法条，恐怕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的。

多年与绿海的合作，使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看书想事，每遇名言美句，或有所灵感，就用小纸条写下来，贴在墙上，包括选题。当选题满四个，每个选题的名言和感触也初步可以成文时，我就联系编辑，在此之前即使编辑联系我，我也会因时间还不成熟而请求延后。现在，我们已经就此达成默契了，我希望自己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言由心生，要想

写出更好的文章，我还得继续在提高对人生的感悟能力和精神境界上下功夫。此是自期，亦为共勉。*

刘仁文
2015 年春于北京

* 原载《检察日报》绿海副刊创刊 600 期特刊，2015 年 3 月 13 日。

目 录

1	信步海外	
1	牛津的晚餐	003
2	我眼中的世界一流大学	008
3	耶鲁情愫	014
4	感受美国法学院的迎新	021
5	一流法学图书馆印象	027
6	容闳的美利坚足迹	034
7	重返哥大	038
8	难忘弗莱堡	042
9	德国如何搞校庆	046
10	访学马普（上）	050
11	访学马普（下）	054
12	海参崴纪行	058
13	走进唐宁街 10 号	063

14	三谒马克思墓	069
15	格兰特墓和李鸿章树	073
16	在美国农村感受香港回归	077
17	一个印第安老人的情怀	080
18	阿灵顿的变迁	084
19	海外环保一束	091
20	新加坡“焦点”话中国	096
21	荷兰的“国骑”	099
22	德国扔掉烟帽子	103
23	安全部长丢乌纱	106
24	从议员到保洁	109
25	德国的失物招领处	112
26	英语还是荷语?	115
27	神秘的圣诞蛋糕	118
28	我的美国农民朋友	121
29	最好的管家	127
30	芬兰的议会督察专员	136

遥望对岸

31	旁听审理吴淑珍	143
32	旁听审理陈水扁	149

33	感受台湾的学术会议	154
34	台湾“9·21”地震纪念馆印象	157
35	将军·文学·美人汤（上）	162
36	将军·文学·美人汤（下）	166
37	“中研院”访问记	171
38	亲历两岸法学交流	175
39	我的台湾学生	181

孤独司法

40	警察要不要作证	189
41	由卢武铉之死说起	192
42	辛普森获罪前后	197
43	外逃贪官免死与法律面前平等	204
44	经由法律实现政治对司法的影响	207
45	美国司法细节观察 ——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	211
46	德国听审	229
47	美国听审	233
48	常见的“量刑”与不常见的“审判”	238
49	参访美国毒品法庭	243
50	在国际刑事法院	248

51	再访国际刑事法院	253
52	旁听审理米洛舍维奇	259
53	警惕关系对法治的蚕食	264
54	司法中的公民合作	268
55	应对“洋贿赂”	271

275

走向宽容

56	宽恕	277
57	超越悲剧	281
58	法庭不可忽视被告人的道歉	290
59	向国家要回偷走的矛盾	293
60	徘徊在死刑案边缘的和解	298
61	死刑执行应与宣判分家	302
62	个体生命之重	305
63	对绝症死刑犯的关怀	309
64	弱智犯不该判死刑	318
65	政府恶意与“选择性起诉”	322
66	“破例”的法庭会见当“常态化”	326
67	冤案的根源	
	——《清白的罪犯》读后	329
68	从美国赦免死刑犯谈起	339

69	韩国的赦免之制	342
70	让被告人自由着装出庭如何	347
71	去“犯罪化标签”光禁穿囚服还不够	350
72	被告人有权与亲属说话吗	353
73	贪官隐私权	356
74	荷兰的三桩命案	359
75	亚洲死刑观察	362
76	与巴丹戴尔谈死刑	369
77	终身监禁并不等于在监狱度余生	374
78	德国监狱叫矫正机构	379
79	访问韩国私营监狱	383
80	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	387
81	犯罪低龄化的应对之道	391
82	老年人免死谈	395
83	通往畅通理性的表达	398

403

思者无疆

84	伪证与诚实	405
85	符号与法治	410
86	建筑与法治	414
87	正义与运气	419

88	羞辱感与刑罚	424
89	食物与文化	427
90	中餐与西餐	432
91	重提使用公筷	436
92	小的是好的	439
93	慢的是美好的	444
94	容器之义在其空虚	448
95	官本位何以盛行	453
96	如何普法	458
97	“信赖原则”很重要	463
98	如何改变中国的重刑形象	466
99	中国刑法的成长之路	470
100	回忆几位外国学者	475

信步海外

1 牛津的晚餐

吴宓先生在 1930 年访学牛津时曾有诗云：“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我虽然在牛津待的时间连“半载”都不到，却也有同感。本文要说的是牛津的晚餐。

牛津是以学院为基础的。以我所在的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为例，其正式成员都分属不同的学院，中心主任罗吉尔·胡德院士是众灵学院的教授，他在那里有专门的办公室，可以免费用餐。一天晚上，他约我去众灵学院吃晚餐，并提醒我要穿西装、系领带。

按照事先约好，我 6 点到众灵学院的门口，先在他的带领下参观了众灵学院“嶙峋玉笋”“悠悠尖塔”的庭院，那高高的门楼、漂亮的草地、宁静的教堂给人一种难以言传的美感。由于这个学院是牛津唯一一个不招收学生、专事研究的学院（但教授们要受学校的安排，担任大学的一些讲课任

务)，因此，平时很少向公众开放，游人只能在门口或其他适当的地方来“窥探”里面的动静，并拍摄里面的建筑。这不奇怪，因为众灵学院的建筑、布局和内部陈设在整个牛津均属上乘，而且人们知道，能在这里边谋上一份职的人，可以说是最令人羡慕的了，你看看那长长的走廊上刻满的一个个著名院友的名单，就知道从这里边走出过多少诺贝尔奖得主、大法官和包括印度前总统在内的政治家。

6点半，古老的钟声悠悠响起，提醒楼里那些专注于研究的人：晚餐的时间快到了，准备换衣服吧。于是，刚才寂静的两座办公楼里开始有了说话的声音，门洞里陆续走出一些身着黑袍的人。罗吉尔也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黑袍，并告诉我，如果我是周末去吃晚餐，那还得给我租袍呢。

晚餐的餐厅很是气派，三三两两的人正在各自聊天。有人在议论一幅刚挂上去的油画，好像是某位晋升为大法官的院友。罗吉尔将我介绍给一位年轻人，对方是从事中亚和外交研究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就住在学院里边，早餐也可以来餐厅吃，但要交一点点钱；中餐和晚餐是免费的，但必须上午十点前预订，一旦预订了你不来，就要罚款。此外，晚餐的酒钱要自己掏。

7点整，晚餐开始。由于今晚院长没有来进晚餐，参加晚餐的人中属罗吉尔资历最老，因而由他来主持。他站到头椅的位置，轻咳一声，大家便各自找位置站好，罗吉尔让我站他的旁边。只听他口中念念有词（事后得知那是拉丁语，基